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日

致： 在南非的眾召會和眾聖徒

事由： 一封警告的信

親愛的聖徒，

二〇〇九年四月四日，主恢復中的同工們向恢復中的眾召會和眾聖徒，發出一份警告聲明，警告他們提防唐懋毅及其同工們的教訓與實行。我們憑藉此函，肯定我們對同工們信函的認同，並讓南非的聖徒們認識這個在南美的工作造成難處的歷史。

自從三十多年前主的恢復在南非開始以來，這裏的眾召會就一直在倪柝聲和李常受的職事之下，享受地方召會的一個交通。自那時起，我們便竭力與全球的眾地方召會是一，接受並跟隨這分時代的職事。作為真正的地方召會，我們一向接納來訪或遷居南非的聖徒，而不在意他們的背景為何。

然而，在已過幾年當中，一個與主恢復十分不同的工作進到我們中間，造成許多混亂和分裂。這個工作的不同之處，在於它的教訓、實行和結果。這個工作就是唐懋毅的工作。

在李常受的鼓勵之下，李隆輝弟兄和 Dick Taylor 弟兄於一九九五年開始更頻繁的訪問非洲和南非的召會。在過去幾年當中，也有許多其他的弟兄前來加強南非的召會。這些弟兄們不像那些來自唐懋毅工作的人；他們與我們一同勞苦，在合一中建造召會，並沒有帶進任何分裂。

唐懋毅的工人們傳佈許多古怪、奇異的教訓，與主恢復中眾召會所接受的一般性職事不同。這些教訓包括：

- 啟示錄十二章中婦人、大龍和男孩子之異象的怪異解釋，包括將歐洲和亞洲看作大龍，南美洲是曠野，非洲像個胎兒，代表男孩子（參見用以支持此教訓的附件地圖）。
- 信徒應該只注意靈和生命，而非真理的教導。研讀真理是死沈、在心思裏且遠離那靈的。
- 倪柝聲和李常受的職事和新約中使徒保羅的著作都是『法理』的；按照他們的定義，『法理』是知識的，字句的，因此是死沈的。
- 相反的，唐懋毅職事是『生機的職事』，靈和生命的職事，就像使徒約翰的職事一樣，要延續到時代的終結。

以下關於南非的事件記錄，陳明唐弟兄工作分裂和單獨的性質。

在約翰尼斯堡和羅德堡建立宗派的『擘餅聚會』

從主恢復的早年開始，我們在建立召會的事上就一直操練謹慎。我們也認識到，主的桌子特別代表一個召會作為基督身體地方性彰顯的立場。為這緣故，倪弟兄教導說：

所以，我們無論到那裏去，第一件事就是尋找到底這個地方有沒有教會。不是這個教會強不強的問題，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不是這個教會屬靈不屬靈的問題...如果在一個地方已經有了地方的教會，我們絕對不能有第二個教會，我們必須害怕另外設立桌子擘餅，因為這是不得了的事。（倪柝聲文集，五六冊：復刊敞開的門卷二、復刊復興報，一三七頁）

唐弟兄在南非的工人至少在兩個地方輕忽這項基本的原則——約翰尼斯堡和羅德堡。

約翰尼斯堡

主恢復在約翰尼斯堡的工作開始於一九九六年下半年。唐懋毅的工人於二〇〇〇年初次來到約翰尼斯堡，並於二〇〇五年在全南非變得更加激進；這也就是唐弟兄一位親近同工 Helcio Almeida 開始在南非作工的時候。從那時開始，Helcio 和他的同工接觸了許多聖徒，也吸引了一些聖徒離開在約翰尼斯堡的召會，為著建立他們分開的工作。他們推廣並分發『每日靈糧』，就是唐弟兄教訓的系列性出版刊物。正如以上例證所說明的，這些教訓常是違背聖經的真理，違背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職事。因著推行這些出版物和唐弟兄工人說話中奇怪且不同的教訓，就在聖徒中間種下混亂的因素。

隨著工作不斷發展，唐弟兄的工人逐漸從約翰尼斯堡召會退去，形成一個分裂。他的工人宣稱，約翰尼斯堡是唐弟兄在非洲工作的中心。他們在約翰尼斯堡舉辦特會和訓練，完全不在眾召會的交通之中。他們開始分開聚會，自稱為『在約翰尼斯堡的召會』，並設立分開的『擘餅』聚會。附件中的照片顯示一位唐弟兄的跟隨者，身旁有個告示，宣稱他們的聚會是『在約翰尼斯堡的召會』。這些照片也刊登在網路上。

他們的『擘餅』聚會是在 Rosettenville 舉行；Rosettenville 是約翰尼斯堡的一個區。這直接違反了召會立場的真理。唐弟兄的工人設立他們的聚會時，完全清楚在約翰尼斯堡已經有召會，有主的桌子。因此，他們所開始的，並非如他們所宣稱的是在約翰尼斯堡的召會，而是一個宗派。唐懋毅的工人沒有事先通知約翰尼斯堡召會的領頭弟兄們，也沒有跟他們有交通，便自行設立了他們宗派的聚會。他們分裂的工作和聚集，一直持續到今日。

羅德堡

羅德堡召會在超過十七年前便開始有主的桌子。一封日期為二〇〇七年五月十四日的電郵報告，記述兩位唐弟兄的同工如何到羅德堡去執行一個分裂的工作：

五月五日，主帶我們——我和【名字從略】弟兄——到南非的羅德堡市傳揚國度的福音，尋找平安之子，並建立王的桌子。...阿利路亞！十三日我們與九位本地聖徒一同擘餅。有些兒童作見證說：羅德堡的主是主耶穌基督！

他們聚集少數的本地聖徒，便開始在羅德堡召會之外另有聚會，包括分開的『擘餅』聚會。他們漠視當地召會長久以來的餅杯；他們所作的工作，羅德堡召會的弟兄們毫不知情。唐懋毅和馬聖民從九〇年代起便認識在羅德堡的召會，所以唐弟兄的工作不能宣稱他們不知道那裏已有召會。

唐懋毅的工人所造成的其他破壞

普利托里亞

普利托里亞召會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開始聚集，是南非的第一處召會。這個召會最近也經歷由唐弟兄工作的不同教訓和實行所帶來的混亂。唐弟兄在非洲的領頭同工 Helcio Almeida，不實的聲稱自己是普利托里亞召會的長老，並以此為由介入某些聖徒細微的個人事務。唐弟兄的某些同工向那裏召會的一些聖徒口頭貶損在普利托里亞的召會和水流職事站。他們企圖從召會吸收聖徒，來為著唐弟兄的工作；他們也作出許多努力來推展他的工作。

贊比亞

由於南非眾召會的弟兄們以為唐懋毅的工人與主的恢復是一，他們自由的將贊比亞聖徒的連絡資訊交給這些工人。唐弟兄的工人使用這些資訊，接觸了許多贊比亞的聖徒，並且吸引大約一半的聖徒離開召會，歸向唐弟兄的工作。

當唐弟兄的工人發現，在贊比亞有一位弟兄仍然跟隨這分時代的職事時，他們就將他趕出他所住的房子，並且沒收六箱的職事書報和恢復本聖經；這些都是南非眾召會所購買，預備在贊比亞分發的。當南非的弟兄們訪問盧薩卡時，一位唐弟兄的同工答應將書歸還南非。自此很長一段時間已經過去了，那些書依然沒有歸還。

偏離的工作在全區擴展

很清楚的，唐懋毅和他的工人無視於在這裏多年的召會，也沒有與在這個區域勞苦的領頭弟兄和同工們有交通，便極力尋求擴張他們在南非的工作，以及這個工作在此地區其他地方的擴展。唐弟兄的工人已經在約翰尼斯堡舉辦特會，並且成立了一個『永久性』的福音繁殖預備訓練 (GPP)。他們也在贊比亞的盧薩卡舉辦 GPP 訓練。他們完全不顧在南非和周邊地區為著身體合一站住的召會；這不但破壞一的見證，也顯出這個工作的宗派特性。

Helcio Almeida 被稱作 Coordina la Obra en Africa (非洲工作的配搭者)。如果 Helcio 真是在非洲有所配搭，那麼聖徒們可以肯定，他絕不是跟在南非的任何同工或召會配搭。二〇〇六年，Helcio 報告說，唐弟兄的工作在索維托、開普敦、德班和 Nellspruit 都很活躍。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他說到訪問四個國家—南非、馬達加斯加、莫三比克、安歌拉，也說到要在其中三個國家舉辦 GPP 訓練。他也說，在南非最近一次 GPP 訓練的與會聖徒來自十個鄰近的國家。這些類似的報告顯示，這個工作已經擴展到許多其他的周邊國家，包括贊比亞、納米比亞、波扎那、萊索托和斯威士蘭。這一切工作都是單獨進行的，沒有與當地的召會，或在當地服事的同工有任何的配搭。這個工作已經給許多其他地方帶來分裂和混亂。

警告

十分清楚的，唐懋毅在南非的工作在性質上是一個分裂的工作，罔顧現有的召會和聖徒，散佈不同的教訓和實行，並帶進分裂。我們數年來操練寬容，甚至當他們的分裂意圖越過越明顯時，仍然盼望這個工作和這些工人能有所改變。但是，照著聖經和許多的禱告與交通，我們也必須警告召會中的聖徒，要提防這個宗派的工作，不要有分於它的罪。雖然這些工人也是信徒，但因著他們怪異且造成分立的教訓和實行，我們必須順從聖經，在聖徒面前標明他們為造成分裂的因素。

保羅在羅馬書十六章十七節教導我們：『那些造成分立和絆跌之事，違反你們所學之教訓的人，我懇求你們要留意，並要避開他們。』恢復本聖經中『轉離』一辭的註解說：

在十四章，保羅對於接納在道理或作法上不同的人，十分寬大容讓。但在這裏，他堅決斷然的要我們避開那些持異議、造成分立和絆跌的人。兩面都是為著維持基督身體的一，使我們能過正常的召會生活。

保羅在提多書三章十節勸勉說：『分門結黨的人，警戒過一兩次，就要拒絕。』『拒絕』一辭的註解說：


為了在召會中維持良好的秩序，分門結黨和分裂的人，警戒過一兩次，就要拒絕。這是為著召會的益處，而停止與傳播分裂的人交往。

這是給南非眾召會所有聖徒一個清明且嚴肅的警告。我們眾人都應該留意這份警告，好使召會得以健康，並使基督身體的一得蒙保守。雖然我們寶愛所有的弟兄，我們也有責任警告眾召會和眾聖徒，提防製造分裂的工人。因此，我們要標明唐懋毅的工作為造成分立之事。

若是你對這個行動有任何問題，我們請求你跟你所在地的領頭弟兄交通。如果你已經以任何方式接觸到這個工作，我們也請求你跟領頭弟兄們交通。我們在這件事上所關切的，如同其他與南非眾召會相關的事一樣，是聖徒和召會的屬靈健康與幸福。

你們在基督裏的弟兄和同作奴僕的，

For the church in Johannesburg


Paulos F. Momavila


Bheki Twala


Ndiphiwe Mehl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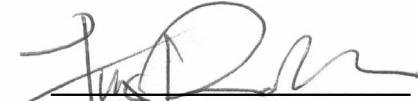
For the church in Roodepoort


Mike Reit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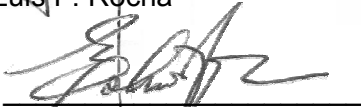

Richard Du Preez


Tienie Bothma

For the church in Pretoria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Luis F. Rocha', written over a horizontal line.

Luis F. Rocha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John Hwang', written over a horizontal line.

John Hwang